

續修四庫全書

術數類叢書

四

續修四庫全書

術數類叢書

四

續修四庫全書術數類叢書 · 四

乾象通鑑一百卷(卷七十一至卷一百)

題〔宋〕李季撰

戎事類占二十一卷〔元〕李克家撰

參籌秘書十卷(卷一至卷四)

〔明〕汪三益輯註

三〇三

四七一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一

河澗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輿鬼前論

輿鬼統占

輿鬼所主分野度數

輿鬼所管星

日蝕輿鬼

日暈輿鬼

月蝕輿鬼

月暈輿鬼

月犯輿鬼

輿鬼統占

傳曰輿鬼五星天目也

東北星主

積馬東南星主積兵

星主積布帛西北星積

金 隨變占之中央星為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

鉞鑽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鑽欲其

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

石申曰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千鉞乘鑽者

主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病從南入為男子從北

入為女子從西入為老子從東入為丁壯一曰棺

木倍價

黃帝星經曰輿鬼五星天府也又曰天目也朱雀頭

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

河圖遺書曰輿鬼外四星踈圻則歲歉民飢百姓流

離散徙外四星就聚與鑽星光色相近者天下多

疾疫民多死亡星移徙及變色者其下有白衣會

一星亡則一事廢假令東北星亡則馬不蕃庶是

也其他各以所主占之

輿鬼所主分野度數

天文別錄曰輿鬼五星亦在東井東三度距西南去

極六十八度在赤道內二十二度

星經測距星去極六十八度

唐一行測距星去極六十八度

輿鬼所主分

野 上黨外國文

輿鬼所管星

外厨星在柳南其正西大星入輿鬼一度

日蝕輿鬼

天文錄曰日蝕輿鬼盜賊四起

天文總論曰日蝕輿鬼則其國有大水災

大象旁通曰日蝕輿鬼幾既其國歲飢民困亦曰商

賈不通盜賊多有

古今星釋曰日蝕輿鬼從上始者其下有急兵一曰

千賊用日蝕輿鬼從下始者其國有叛兵戮

主將日在輿鬼蝕從中始犯則尸其分有屠城亦曰橫流血滿野

陳卓叙占曰日在輿鬼蝕近東南星其國軍士有叛謀亦曰府兵有變日在輿鬼蝕近東北星其下馬貴亦曰馬多疾疫日在輿鬼蝕近西南星其野女功不修布帛倍貴日在輿鬼蝕西北星其下金玉不實府庫日在輿鬼蝕近中央其野斧鑕用大臣受誅

河圖遺書曰日在輿鬼晦日有蝕之其國大臣受禍亦曰執法者坐法 輿鬼 有蝕之其國

金玉不收百姓離散 有 患五穀傷歲 歉民災

晉惠帝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蝕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渤海盜賊起

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四月丙子日有蝕之占曰為大喪十一月帝以暴疾崩

日暈輿鬼

天文錄曰日暈輿鬼其野有疾疫人多死
天文總論曰日暈鬼其國有兵叛

大象旁通曰日暈輿鬼其下有兵憂若暈中有黑氣往來相奄者其野有貴臣坐法

陳卓叙占曰日暈輿鬼上有黃冠氣者其國益地若有兩珥者其國有喜慶事

海上通占曰日暈輿鬼不冠者其下有自立侯王亦曰大將擅主命

張平子通例曰日有交暈貫日者其國有飢民百姓離散利先舉者日有交暈抱日者其下有破軍殺亦曰兩軍相當不利先舉者

月蝕輿鬼

天文錄曰月蝕輿鬼其下

女主失

天文總論曰輿鬼月蝕其分有飢民石申曰月蝕輿鬼其下兵起必亂

古今星經曰月蝕輿鬼其國有兵叛若兩軍相當蝕近積尸兵必戰將死不利先舉者

廣古今占曰月在輿鬼從上始者其下後宮有憂亦

曰大水災月在輿鬼蝕從旁始者其國有死將亦曰主將有憂月在輿鬼蝕從下始者其國叛兵亦曰有叛兵戮主將

陳卓叙占曰月在輿鬼蝕其陽則大臣當之月在在

輿鬼蝕其陰軍士惡之亦曰有亂兵

河圖遺曰月在輿鬼未望而先蝕其下大臣疆盛人君受制月在輿鬼已望而後蝕其國有急兵亦曰橫尸流血殺人盈野

月暈輿鬼

天文錄曰月暈輿則其國有兵喪

天文總論曰月暈輿鬼則其國有兵橫尸滿野

陳卓叙曰月暈輿鬼則其國大臣受誅

武密曰月暈輿則其分民飢人民流

石申曰月暈輿鬼則上

古今星釋曰月暈輿鬼

有盜

之喜月暈輿鬼與熒惑合者其下大臣有陰謀亦曰有兵謀亂月暈輿鬼與鎮星合者其國有土功以防水患亦曰民後為亂月暈輿鬼與太白合者其下有急兵亦曰橫尸流血月暈輿鬼與辰星合者其國大水災亦曰雨不時行江河暴決禾稼傷糴貴民飢

陳卓叙占曰月暈輿鬼橫有白雲如帶纓結者其下不宜舉事用兵若兩軍相當先舉者敗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暈輿鬼如半車輪上銳下方方

旁有橫雲貫之其分有兵喪亦曰有女喪又曰有水災

水災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輿鬼而暈占

日憂兵喪至十二年劉裕伐姚泓十四年十二月

帝崩

月犯輿鬼

天文錄曰月犯輿鬼橫尸敵野大兵四起

天文總論曰月犯輿鬼其國有兵喪大臣受戮

武密曰月犯輿鬼東北星其野馬貴犯東南星有兵

變犯西南星布帛

府庫金玉

虛其餘隨所指宿占

大象旁通曰月抵犯輿鬼東北星則馬貴十倍又曰

馬不繁慶又曰馬多疾疫月抵犯東南星其國有

兵變亦曰府兵有叛月抵犯西南星主布帛貴月抵

犯輿鬼西北星其國金玉不實府庫月犯中央鎖

星其國有大喪亦曰有喪葬事犯鎖陽為男子事

犯鎖陰為女子事

古今星釋曰月行側道入輿鬼中其分有兵憂又曰

有兵喪

陳卓叙占曰月逆行入輿鬼中其國有兵喪亦曰有

憂故星傳以為月逆入輿鬼車騎滿野

廣古今占曰月行輿鬼太南其國大旱亦曰有男子

喪月行輿鬼太北其國大水亦曰有女子喪

魏明帝青龍三年辛卯月犯輿鬼主斬殺占曰人多

病國有憂又曰大臣憂及秋大疫四年五月司徒

郭昭薨

魏齊王正始二年九月癸酉犯輿鬼西北星三年丁

未又犯東南星占曰有錢令一日大臣憂三

年廷尉滿寵薨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錢帛

有差

魏嘉平二年十二月丙 月犯輿鬼三年七月皇后

甄氏崩

嘉靖五年七月丙午月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其國有

憂

晉穆帝永和元年己未月犯輿鬼占曰大臣有誅是

年庾翼在襄陽七月翼疾將終輒以子愛之為荆

州刺史代已任之尋被廢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二

河澗府免解進士臣李 季奉

聖旨編

列舍輿鬼後論

歲星犯輿鬼

熒惑犯輿鬼

鎮星犯輿鬼

太白犯輿鬼

辰星犯輿鬼

客星犯輿鬼

彗星犯輿鬼

孛星犯輿鬼

流星犯輿鬼

雲氣干犯輿鬼

歲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歲星犯輿鬼其國兵起民死滿野

天文總論曰歲星犯輿鬼則為兵喪其國大臣有憂

武密曰歲星逆行久守輿鬼不去其野有兵變大人

受禍宗廟改更

陳卓叙占曰歲星犯輿鬼則兵起秦分人民受禍

石申曰歲星犯輿鬼則其國兵滿野

井德曰歲星守輿鬼其國有兵火

古今星釋曰歲星逆行抵輿鬼中其國有邊兵亦曰

邊將死

陳卓叙占曰歲星逆行不依軌度入輿鬼其野破軍

殺將歲星入輿鬼中在鎮南其國有男子喪在鎮北其國有女子喪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鎮星

占曰斧鑕用大臣誅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

鬼東南星占曰歲星犯鬼東南星主兵木入鬼大

臣誅景元元年殺尚書王經

晉穆帝永和九年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占曰兵

起是時帝幼冲后稱制將相有隙兵軍連起慕容

超僭號燕王攻伐不休

熒惑犯輿鬼

天文別錄曰熒惑入輿鬼其國有喜事大赦 若守

百五十日已上王者益地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輿鬼秦分有兵橫尸滿野不爾

冢宰凶

陶隱居曰熒惑逆行守鬼則布帛貴

石申曰熒惑守鬼旱災女子多厄萬物不成實多土

切

甘德曰熒惑守鬼天子自將兵

巫咸曰熒惑出入鬼咸鉤已者秦分大兵起先舉者

敗

陳卓叙曰熒惑犯鬼貴人獄死或曰有火災

漢孝武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有火災為喪是歲高

園有火災竇太后崩

永建二年八月乙巳熒惑入鬼占曰熒惑犯輿鬼為

喪鎮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

崔輔尚書令唐芝僕射張敦尚書尸就郎姜述楊

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

守張騫敦煌張助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 梵防

輔芝敦鳳就國皆抵罪

晉成帝咸和九年三月

輿鬼積

曰有兵在西北有沒

石彈雖

位而 季龍擅威橫暴十一月廢弘自立遂出

晉安帝義熙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

兵一曰雍州有災其七月朱齡石剋蜀又反討滅

之

義熙十四年熒惑犯輿鬼占曰秦有兵喪又曰大人

憂宗廟改亦為亂臣時劉裕擅命軍旅數興飢旱

相厲其後卒移晉室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二月熒惑犯鬼鎮占曰斧鑕

用有大喪其年五月誅魏氏宗室十月帝崩斧鑕

用有大喪之憂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七月乙丑熒惑入鬼中戊辰又犯鬼鎮占曰有大喪十一月帝以暴疾而崩

鎮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鎮星犯輿鬼則貴人下獄受誅

天文總論曰鎮星犯鬼則其國有兵喪

武密曰鎮星入鬼中犯則尸則天下兵起橫尸散野

陳卓叙曰鎮星入鬼中抵其國死則

忌之

後漢孝武帝建和三年八月己亥鎮星犯星中

星占為喪和平元年十二月梁太后崩

太白犯輿鬼

天文錄曰太白出鬼九十日則大赦入鬼則天子用誅戮出入留舍五十日則其國君有兵災或死喪

天文總論曰太白犯鬼鎮必有戮臣

巫咸曰太白出入留舍鬼中成鈎己者其國有兵喪

大臣受戮

石申曰太白守鬼則國多死喪

海中占曰太白出鬼中則貴人有喪或曰貴人下獄又曰多土功事

荊州占曰太白入輿鬼則大臣受刑

武密曰太白犯輿鬼有急兵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鬼鎮至九年

六月壬戌太白入鬼占曰有戮臣一曰為死喪其

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鎮南陽太守成瑨皆坐

殺荊州刺史李槐為賊所拘尚書郎璠

坐受金漏言皆棄市

龍泉通志卷七十三

五

北齊武帝清河元年十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亦曰

有叛謀大臣誅斧鑕用其年十月壬申冀州刺史

平秦王高歸彥反段孝先討擒斬之於都市其二

年殺太原王紹德皆斧鑕用之應也

晉穆帝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二年八月

豫州刺史謝英薨簡文咸安二年六月乙酉太白

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溫以兵威擅權

將誅王坦之等内外迫脅又使希入京城盧悚入

宮誅滅之應

辰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辰星犯輿鬼則大臣受刑斧鑕用一曰其
邦有大水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鬼中星則天下兵起積尸如丘
山

武密曰辰星犯鬼大臣受戮大水民無所居

石申曰辰星守鬼天下興兵良民被害

李淳風曰辰星犯鬼其邦多水政令急若守鬼角動
色青天下物帛貴五穀不熟

漢順帝 安二年五月丁亥辰星犯鬼占曰為

喪明年八月孝順

立

晉惠帝永寧元年八月辰星犯鬼占曰 有

年 初 王冏定京都留輔政遂專傲無君長

王又討之兵敗夷滅

客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客星入輿鬼有赦期七十日色青黑有哭

泣事赤色糴貴

天文總論客星留舍輿鬼中兵革動

武密曰客星入輿鬼中天下急法令有貴人受刑

石申曰客星在鬼中有急兵一曰為兵喪王者惡
之

陶隱居曰客星守鬼其分有兵

巫咸曰客星守輿鬼其分有兵疫若陵犯環繞成鉤
己國亂有兵

彗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彗星干犯輿鬼其國有兵喪則天子自將
兵於野

天文總論曰彗星犯輿鬼有兵兵止無兵兵起一曰
有兵喪一曰白衣之會

武密曰彗星入輿鬼有喪芒蔽所指國必亡

後周武帝天和六年二月己丑

大經天自戌加辰及鬼占曰有兵喪大臣謀兵大
起六月又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六月齊宜攻拔

陷汾州

客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客星出鬼天下有兵貴人犯法又曰有逐
相

天文總論曰客星出鬼中有哭泣事

武密曰客星入輿鬼中其野大戰

甘德曰客星出入鬼下其下有兵變

李淳風曰客星出輿鬼其國有叛臣亦曰有坐法

斧鉞或以病亡故以誅斬火刻金天以制法其西南

一星主積布帛餘星如上一曰主領誅鉞

巫咸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尸之東井留尸輿鬼故曰鬼之為言歸也

大象旁通曰輿鬼五星合而言之為天府為天目為

朱雀首散而言之東南一星主積兵星明潤則兵

威振星暗則士卒有叛謀東北一星主則馬星明

潤則息馬蕃庶星暗則馬多疾死西南一星主積

布帛星明潤則商賈通關市不禁星暗則文不親

絲枲 星主金玉

星明潤則府庫充星暗 野所掠中

央是 鉞鎖主斬伐誅戮事星不欬大而有芒角

如是則死人如丘山又曰積尸千里星微小

則吉

古今星釋曰輿鬼五星外四星明潤則五穀成熟不

明則百姓流散鎖星與四星光明等其國有大喪

亦曰有大臣坐法

陳卓叙占曰輿鬼五星中央一星乃參左肩之尸

也星不欬明大明則斧鎖用大臣受刑亦曰貴

臣坐法

流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流星入鬼中其野人君有大憂將相相賊

出鬼則貴人受戮一曰將相失權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鬼色黃有來受賜者若出則大

臣出使四方以兵敗

武密曰流星入鬼色青有哭泣事色黃白有受賜者

又曰流星出鬼有重臣出使

海中占曰流星入鬼兵聚其下

唐僖宗中和元年有異星出于輿鬼占者以為星

八月乙丑夜星隕如雨或如杯椀 交 織

庚寅夜亦如之至丁酉止三年十一月夜星隕于

西北如雨

雲氣干犯輿鬼

天文錄曰蒼氣入鬼有哭泣事出鬼禍除赤氣入鬼

有火災黃白氣入鬼天子以喜祀宗廟

天文總論曰黃雲氣入鬼人君有喜

却萌曰白氣入鬼中有外使來者黑氣入鬼有水災

者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三

河澗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柳宿前論

柳宿統占

柳宿所主分野度數

柳宿所管星

日蝕柳宿

日暈柳宿

月蝕柳宿

月暈柳宿

月犯柳宿

柳宿統占

傳曰柳八星天之厨宰主尚食調和滋味星暗

雷雨

石申曰柳八星赤為朱雀喙為天厨宰主尚食能和

滋味祿星干犯則厨失職星明則風雨適時一星

暗雨暘失序八星俱暗則雷不發而震

一行游儀後論曰柳為天厨宰大官之象星不相屬

則厨宰有異謀星暗則為雷雨失時一星不見則

秋霜殺草木五穀不熟柳星俱不見天下大雨百

川湧溢三河溺死人民

海上占曰柳八星赤石申所著之宿為朱雀喙謂為

南方之宿月宿柳雨不久謂時旱之占也星

欲其明明則雨順風調暗則雨連不解

天文別錄曰柳主尚食乃天子飲膳之所星直則天

子御膳有毒星不聯屬則厨宰失權亦曰滋味不

和星有芒角則雨霰不止大水敗居人亦主暴兵

四起

柳宿所主分野度數

傳曰柳八星一十五度距西第三星去極八十三度

在赤道內八度舊經距西去極七十七度

唐一行距星去極八十度半

天文錄曰柳宿所主分野屬

昆明蠻尾刑甘露并九小國

柳星所管星

上台二星在柳北其北星入柳六度

天璽星在七星南其西星入柳一十三度

天廟星在張南其西南星入柳一十五度

外厨星在柳南其東星入柳一十度

天記星在外厨南入柳三度半

軒轅星在七星北入柳一十五度

酒旗星在軒轅西星入柳一十四度

日蝕柳宿

一行游儀後論曰柳宿八星一十五度凡日蝕者淺深所主各異蝕從上始者則天厨宰失官蝕從旁始五日內大雨蝕從下始者淫雨敗山天下水荒有餓殍蝕柳有黑雲氣在旁天子宜慎飲食柳色青有霜早殺禾稼蝕柳色赤則秋夏飛蝗五穀不熟蝕柳色黃則夏霜殺果食蝕色白即周分有兵起蝕柳色黑則河溢天天下有溺死民蝕淺者禍淺蝕深者禍深

靈曜占曰日蝕柳宿則天厨有死官在十度已者為大雨毀城邑

天文別錄曰日蝕在柳則天子有飲食之憂不進饌

河圖稽曜鈞後序曰日蝕在柳旁有黑氣雲相奄者其下君憂

夏氏占曰日蝕在柳幾既其國敗軍殺將人君有疾病之憂

京房外傳曰日在柳蝕甲乙日其國有自立諸侯亦主人臣有逆謀日在柳蝕丙丁日其野有飛蝗傷禾稼日在柳蝕戊己日其分有兵謀謀志不成日在柳蝕庚辛日天子自將兵其野以兵

失地日在柳蝕壬癸日其分有風雨破敗屋舍傷禾稼糴貴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皆發覺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霜殺草木不長姦人入宮

建武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給祭之二十年

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象也

建武三十一年五月癸丑晦日有食之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二年示象止此十年宮車晏駕潛潭巴曰癸酉連陰不解淫雨敗山有兵

後漢明帝永初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京都共占十重後二歲宮晏駕

日暈柳宿

天文總論曰日暈在柳五日內有雷雨作暈一重

內無黑氣者為雨或暈至三重內有黑雲氣摩日則天厨有兵起或暈至五重七重者則御庖有進毒者

一行將儀後論曰凡日暈在柳暈不合如半車輪者其國有飛蝗暈柳一重無雲氣主有風雨暴至不出三日暈柳三重至七重旁有珥者則天子有飲膳之憂日有黑暈在柳其野有兵變兩旁暈不周主謀不成

海上占曰暈在柳色青白者主雷雨失時青黃赤者主早霜殺草木色黑及有雲氣在旁及

往者其下有暴兵

荆州總占曰日暈在柳色黃黑不周者主雷雨失時亦主淫雨不止

京房易傳曰日有黃暈在柳主風雨時農田治物賤國安

考經雌雄圖曰日暈在甲乙日火災丙丁日國有蝗災戊己日雨不時行庚辛日雷不發而震日暈主癸日其國有殃

月蝕柳宿

天文總論曰月蝕柳宿不救則水毀城邑所宿國

當之在度深則天厨有火災

京房災異後序曰月蝕柳在五度已上則大水五穀不熟國有饑色

天文別錄曰月蝕在柳御庖當有黠者在度淺則主雨水失時

武密曰月蝕在柳旁有黑氣掩覆往來者天子慎飲食亦主疾病

京房外傳曰月蝕在柳甲乙日蝕則早霜殺草木月蝕在柳丙丁日則風雨折木敗屋月在柳戊己日蝕則其國水 月在柳庚辛日蝕其國叛軍將月

在柳壬癸日蝕其國有女喪亦曰大

水

河圖帝覽嬉曰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在柳失道國君當之從下始謂之失法在柳失法將軍當之春秋玄命包曰月在柳食色青所宿國人民多死五穀為風雨所傷糴貴月在柳食色赤不出一年其國失地月在柳蝕色白其分有暴兵亦主失土有女喪

月暈柳宿

天文別錄曰月暈在柳主大風雨起不出三日再

重至三重其國受兵五重至六重其野大荒七重至九重其國失政亦主其下易王失土月暈十重天下更主

荊州占曰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有暈若不暈不出三日必有暴風雨若在柳孟仲季月出上旬暈及三重及珥或雲氣在旁期六十日其國有兵

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在柳不周而有珥人主有喜兵在外有喜

一行列舍太陰論曰月暈在柳及三重者其國災凶

及六重已上者無雲氣相摩者其國失地有黑雲相往來者其下流血

京房災異後序曰月在珥而暈在柳者則天子當遠庖厨慎飲食亦主陰有進壽食者

春秋感精符曰月在背牆而暈者其野有相殘賊不和之氣在柳七度已上天子宜備左右亦主慎飲食

高宗占曰月暈在柳有交暈及赤光其野不出年有兵又曰月暈多白氣從外入者其國有拔城亦主得大將

李淳風曰月暈在柳而有冠氣者天子有喜其野歲穰人民安

靈曜傳曰月暈在柳橫雲貫之其國兵勝有赤雲貫之其國有災水火有白雲貫之其野有兵暴起有黑雲貫之則其野大雨霖霖敗城邑溺人民等

京房外傳曰月暈在柳在甲乙日所宿國民多疾疫月暈在柳丙丁日所宿國多大災月暈在戊己日其野歲豐月暈在庚辛日其國有故主兵至月暈在壬癸日其野多雨水

月犯柳宿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柳其國歲饑星傳以謂相去一尺許為淺相去七寸許為深五寸許為過犯淺其禍輕犯深其禍重犯之太過其禍尤重又曰月犯柳國君走

京房外傳曰月犯柳其分有兵喪月犯柳則雨靈敗山谷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四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柳宿後論

歲星犯柳宿

熒惑犯柳宿

鎮星犯柳宿

太白犯柳宿

辰星犯柳宿

客星犯柳宿

彗星犯柳宿

孛星犯柳宿

流星犯柳宿

雲氣干犯柳宿

歲星犯柳宿

天文別錄曰歲星犯守柳宿則天子有賞及諸侯歲

星經柳宿得度其色明潤則其分有福歲大豐其

星有變色或有芒角則其國有憂

一行將儀後論曰歲星犯柳宿出入留舍不失常色

及得度者其國有喜亦主有赦失其行則不得度

其野有女喪失本色其國大水傷稼

京房外傳曰歲星經柳干犯經六十日已上則其國

君增扶益土見不失本色則吉歲星逆犯柳宿其

野有風雨災傷禾稼

海上占曰歲星久守柳宿二十日已上至二百四

十日其野有王者興星傳以為不失本色及不失本度而無復逆之差者是也

荊州占曰歲星變色失度逆犯柳宿則天子有憂疾

及飲食之毒出入留舍柳宿則其野有大水傷稼

謂失本度也

陳卓叙占曰歲星犯柳宿逆行不循度則其國多疾

疫逆行謂不循軌度也不循度與逆行同意

通天占曰歲星不失本色守柳天子尚食得人亦主

雷雨順

注曰本色謂四時之色也

石申曰歲星犯柳伏逆不出本度者其野大臣叛

逆亦主兵暴起及大水傷稼

古今注曰伏則不見與在陰同逆則不顯

度不出本度謂正犯柳度中其分有災

甘德曰歲星守柳順行及六十日已上其國大臣受

封

熒惑犯柳宿

天文別錄曰熒惑犯柳二十日逆行或伏或留舍出

入則其國雜貴有大赦守四十日則不失度則有

德令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柳經度不順憂在天尉宰亦主

有亂臣死相

一行游儀後論曰熒惑入柳其國有兵喪熒惑逆行入柳其國失土敗軍以戰不勝

黃帝占曰熒惑逆犯柳及十度已上國君惡之一日

主說臣用事

京房外傳曰熒惑守柳既去而復還居之其宿國君死熒惑犯柳成鉤已其國多旱逆度則大雨傷稼

海中占曰熒惑守柳宿淺則為旱度深則大風雨謂

不失本色順度者如是不然則其國有憂不止水旱而已

天文總論

三

曰熒惑犯柳宿守二十日已上則其野有

憂亦主國有驚恐若舍柳環繞成鉤已者大臣有災其宿國失臣若逆行出入留舍及不循度者

破軍殺將道路有舟船行五穀不登雨傷禾稼

歲飢

鎮星犯柳宿

天文別錄曰鎮星守柳在陽則天子慎飲食在陰則

其國有災謂天火災也逆行守有芒角其野地震

敗屋傷人

天文總論曰鎮星犯柳有芒刃則先水後旱有芒

角則先旱後水注者曰芒刃謂光之小者芒角謂光之大者也鎮星亂行

柳則國多饑饉其野大臣不安當有黜者

却簡曰鎮星逆入柳有芒角其國有雷雨傷禾稼

貴若環繞成鉤已者其野有女喪一曰有兵喪若

出入留舍柳中二十日已上不有死君必有亡國

又曰鎮星守柳中光芒乍東乍西田宅貴乍南乍

北則田宅賤若復去而還之及光芒不定者不有

破軍必有死將

春秋玄命包曰鎮星逆入柳陰則大雨不行逆入柳

陽則雷不發而震故甘德言柳主雷雨者謂此

天文總論

四

陶隱居曰鎮星近柳二十日不入度環繞陵犯柳

中其國有大水傷稼古今注曰不入度者謂當入不入也近柳不入謂留舍也

皆非順度者此也

太白犯柳宿

天文別錄曰太白逆入柳中七寸已上者

為逆犯其國小人在位若芒角乍東乍

西人君惡之若環繞成鉤已者其國有

叛臣若既去復還守之經過速者禍疾

事輕

天文總論曰太白不順度逆守柳中二十日已